

禮說

定海黃以周

廟祧

廟制之說紛紛莫定疑經改經適成武斷先君子儆居集有釋廟篇根據禮文排擯異說洵可謂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以周謹謂廟制之難復半由於祧制之不明周厺七廟廟各一主主各一宮其祧主文武以上藏太廟文武以下藏世室皆無專廟此廟祧之異也古廟主藏於室西壁埳中有事則請而出之故公羊傳儕栗主曰藏主祧主藏於兩夾東西壁埳中直合

祔之廡別室旨非毀其主不爲太也此廟祧之異而同也漢貢禹韋元成諸儒攷定廟制其功不可沒而謂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弗復修聽其廢而爲虛此豈孝子慈孫之所忍出邪東漢以後惑於貢韋之說不曰親盡主祧直曰親盡主毀則生爲天子者安享其富貴之盛歿後又世竟同絕祀之餒鬼矣雖言禮之臣執古典以相爭亦勢不能行也夫祧之言超也超上於宗廟台祔於夾室偁之曰廟祧尊之曰宗祧於四時修享嘗之儀於享嘗飭黝堊之職於又季修祫祭之禮於祫祭見合會之榮此生順歿安而禮義

不愆者也自漢明帝以來一用同堂異室之制其與古之祧主相去幾何名曰不祧其實入廟即祧也名曰從厚其實薄於古人也知後世之廟制卽古之祧制則古之祧制何負於人也知後世之入廟卽祧有薄於古人則古廟制之宜復莫急於今也若以列世之神龕羣納諸太廟太廟雖大終將無以容之至不能容又議遷其親盡之主藏於別室是又以壇墠之鬼待其先君矣此自古之所未有也

干祫及其高祖

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以大事為寇戎之事省訓善干訓空空祫謂無廟祭之於壇墠後儒从以鄭義為迂回鄭意干與閒通聘禮皮馬相閒古文閒作干鄭語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亦謂代相閒閒者門之隙地之空處訓干為空本合訓詁謂無廟祭於壇墠斯失其義矣或訓省君為有賜於君或訓干為上干為干求終非經恉竊謂大事謂祫事春秋文二秊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是其證大夫士有祫者據有土地之大夫士也又經異義說廟主條引公羊家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明有土子民之大夫士例得併君義本禮經喪服傳可以行祫事也且此不獨公羊

家說爲然左氏襄二十二季傳鄭公孫黑肱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季盛祭以羊豕三季殷祭即所謂三季祫也是左氏家亦謂大夫有祫矣且此亦不獨春秋家說爲然禮士虞記哀薦祫事鄭注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合先祖也虞如饋食特牲饋食爲士之祫禮少牢饋食爲大夫之祫禮說詳禮故與鄭大夫黑肱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正相符合則舊說大夫士不㝵祫者可知其謬矣省猶省問之省省問於其君者大夫士不具官祫祭有用公吏者非時祭比故必省諸君而後㝵祫祫用公吏具詳闕饋食禮中干者迂字之省說

文迁進也从辵干聲讀若干迁祫者進祫也進祫者別諸大夫士而言也大夫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祇祭考王考禮不及曾高惟有地儕君之大夫士有祫㝵進而上及高祖而合祭之故曰迁祫其㝵迁祫及高曾者服未絶也服絶則止此大夫士所以有異於諸侯也諸侯及其太祖自太祖下之毀主陳於太祖廟四親廟主亦升合食於太祖矣鄭注以大事為寇戎事固非經意謂干祫空廟義似可通然諸侯祫及毀主詎非厲廟之主何獨以干祫屬諸大夫士邪且壇墠可禱不可祫禱為有事求福之祭其禮秩與祫迥別或訓干為求而以

祭法禱壇墠實之詎有合於典制曩代肆獻祼饋食禮通故於此沿用鄭注書已槩不及改故代此以補之

釋菜

釋菜與釋奠不同釋奠有幣帛犧牲而無菜釋菜則祗用蘋蘩之菜而已故釋菜之禮輕於釋奠天子諸侯視學行釋奠禮而士之入學習舞者則行釋菜釋奠之禮有行於馘告之時者說見王制有行於太學之初者說見文王世子然此二者有事特舉而非時祭之名時祭之釋奠有四皆於天子諸侯視學時行之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是天子諸侯四

時視學皆釋奠也自後世釋奠之禮祇舉於春秋而冬夏釋奠之禮廢亦自釋奠之禮祇舉於上丁而上丁釋菜之禮亦不行說者不察乃執近代之禮以攷古制遂有疑釋菜卽釋奠者或又知二禮之不可合遂疑月令釋菜字譌當依呂覽作舍釆舍釆卽釋奠不知釋與舍爲音義相通之字釆與菜爲形聲相近之字假借通俗原非字譌以義言之釋菜之釋當以呂覽作舍者爲正說文釋解也从釆睪聲市尻曰舍从亼屮口屮象屋口象築引申之有止義有置義舍釆之釆當依月令作菜者爲正鄭注大胥舍釆云舍卽釋也釆讀曰菜始入學

者必釋菜禮先師菜蘋蘩之屬是也文王世子於大學曰釋奠於釁器曰釋菜上下分別言之則釋菜固不可混於釋奠以古音攷之采在詒部奠在眞部二部古音絕不相通故謂月令之習舞釋菜卽呂覽之入舞舍采亦卽大胥之春入學舍采合舞不可以釋奠解之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曰謂今時大舍采也然則入學釋菜之禮三代相因其禮古矣古禮多質如廟用茅屋郊用匏器之類皆不取繁文縟節釋菜之禮其猶有古之遺意與故祭用蘋蘩不嫌禮之薄也說者不察或謂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菜爲贄菜直

疏會采衮之采或又謂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
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采爲文采循文
太訓之二說竝見大胥鄭注爲解經者所不取要不待
辨矣然則月令言釋菜取上丁而夏小正則云丁亥上
丁不必亥其故何也曰夏小正舉其日之最宜者言之
月令又通其變也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鄭注丁未
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於太廟禮曰日用丁亥
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蓋
祭取諸亥入學取諸丁苟無丁亥用上丁可也丁取丁
壯之義望士之入學執業有成也亦取丁火之義望士

之入學緝熙光明也知日之取丁專爲學士勉則月令
釋菜夏小正大舍采爲士之入學習舞之祭不可解爲
天子親學釋奠之禮矣釋奠之禮天子四時皆行之徧
攷諸書竝不云上丁要不云丁亥然則釋奠禮重於釋
菜月令記釋菜而不記釋奠其故何也曰古人著書必
有體例月令於孟春云命樂正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
菜習之也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爲仲丁將習樂
祭之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爲季春大合樂習之
也古人重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佗樂事故月
令記此特詳其文歬後一意相承若改釋菜爲舍采訓

以釋奠則如劉瓛斷港而不可通矣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又曰未卜禘不視學祭菜卽釋菜上丁入學釋菜卽始教之祭菜未卜禘者也卜禘後有考校學苟大成尋與視學釋奠之祭未卜禘不視學則仲春上丁入學釋菜不尋辭為視學釋奠之禮尤彰彰矣

三朝

古者天子諸侯㕘有三朝燕朝內朝也在路門內鄭注夏官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庭是也治朝對燕朝言為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外朝卽治朝而對大門外之外朝言則治朝實內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內朝卽治朝鄭注秋官朝士云外

朝一內朝二是也治朝在應門內鄭注文王世子云在路寢門之外庭是也其在庫門外曰外朝庫門者大門也燕朝治朝在大門內故偁內朝外朝在大門外故偁外朝也鄭注秋官小司寇云外朝在雉門之外注朝士則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自歧其說不足信矣說者謂外朝在大門內或又謂古無三朝外朝卽治朝在應門內徵之於經甚爲剌謬惠氏半農戴氏東原竝謂外朝在雉門內陳氏碩甫又謂在應門內聘禮云賓皮弁聘至於朝朝謂外朝也又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門內庫門內也又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賓自外朝入庫門始與公會

公拜其辱也如謂外朝在大門內應門內則賓皮弁至朝已入大門與公會矣何待大夫納賓賓始入門而公乃拜之乎或謂大門卽中門與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司儀出及中門外尤不可通參見禮故且外朝閒有象魏所以讀灋也有嘉石肺石所以平罷民達窮民也如謂外朝在大門內應門內是民衆可以蹂躪其門乎秋官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於朝惟外朝在大門外故貨賄人民六畜可以委韋藩木楗富商可以過也檀弓篇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奔喪篇哭辟市朝三市外朝玆在大門外故復讎者鬬

哭器者辟不然兵器非入公門之物身乎鬬舂器無入公門之理何待言辟也若夫三朝之位在門庭而不屋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衣失容則廢朝夏官司士有路門左路門右之位聘禮使者夕幣於朝管人布幕於寢門外近儒引此以徵治朝無堂可謂信而有徵（說詳於萬氏充宗江氏愼修）以是推之燕朝外朝亦當在門外而無堂秋官朝士云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在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是外朝以三槐九棘標其位可以徵無堂之說矣燕禮云公升卽位於席西鄉公降

太於阼階東南南鄉爾卿爾與邇通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
夫皆少進此公進賓之禮燕朝禮豈若此與爾雅兩階
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指燕朝言下云門屏之
閒謂之宁指治朝言凡曰庭皆廟寢堂下治朝外朝皆
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庭與廷析言有別中庭之
左右謂之位金誠齋郝蘭皋並謂燕朝之位是已竊謂
兩階閒謂之鄉亦燕朝人君南鄉之位若治朝君太於
宁也則燕朝亦不在路寢堂矣或據地官鼛人注云今
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是外朝之存者遂謂外朝
有堂殿誤矣狄氏惺垣據鼛人注謂三朝皆有堂階難信鄭謂漢司徒府中

朝會之殿合古外朝九室之制九室爲侯朝者義息處

非朝位也

朝位異同

周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天子治朝之位也與射人所掌射位同諸侯之射位見禮經朝位無明文賈公彥孔穎逹二疏以爲儀禮內諸侯有燕朝有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

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天子射朝與正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案禮經朝禮已亾記中初不詳其異同鄭君三禮注亦無諸侯朝位同燕射之文其注射人職云燕禮公升卽位於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玩鄭之意射人但記射位不及未就位前見君之禮故引燕大射禮以補之明天子亦當然也其注司士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此以天子射位與朝位同射時未就位前公卿

大夫北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又約燕大射禮文以補之是則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為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同射位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參之侯國無三公有孤卿孤卿之位當如天子之三公北面其大夫西面其士東面自天子至五等侯國未有變更也其與射位或不同者以天子大射在郊之學宮制如明堂故射位畢同正朝諸侯大射雖在郊學而制如路寢故射位不同於正朝而同於燕也曲禮云君子下卿位君子謂諸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

此則下爲卿位在治朝中廷北面也大夫位在其東故
不云大夫凡朝位以中廷北面爲尊其廷之左右以上
下定其位初不以東西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江氏
慎修沿賈孔之誤而謂諸侯之朝以西面爲尊固爲未
審金氏檠齋反其說謂東面尊西面卑亦難信也司士
云士旁三揖鄭注又云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揖之三
揖者士有上中下士有三等王三揖之是亦以其等旅
揖也故禮器云士旅之謂之旁者公孤卿大夫始入門
右皆北面王以南鄉正揖之士登在其西方位與王不
正對故旁揖之於士曰旁正見公孤卿大夫皆北面也

金氏云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於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士旁三揖謂兩旁也若左右不稱且偏在一方何以謂之士旁三揖如金氏說則大夫之位亦必分左右乃稱且左氏傳三揖在下謂孤卿大夫士之揖先鄭注甚明非專謂士金氏以東面為尊似士又尊於大夫故云遠處其下引左氏傳以彌縫其失此所謂遁辭也內朝行燕禮故謂之燕朝燕朝本不專為公族嘉事而設鄭注太僕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此舉一隅言之耳其注

曲禮君子下卿位云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路門內爲
燕朝燕朝之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倣燕禮故謂之燕
朝燕亦不止宗人也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也爾雅釋
宮曰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金氏云此文
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朝有堂有階
也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
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治朝外
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必內朝也金氏此
說是也凡有堂而後有階有堂而後有庭治朝無堂自
無階庭釋宮所言明屬內朝自舊說庭廷不分中庭左

右之位誤以治朝之左右當之不知治朝中廷自有位何得偏指左右為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正明內朝之位分列東西無中庭北面位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中庭之左右公旣揖後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北面其位仍在中庭之東無中庭北面位者為其中庭也燕朝卿大夫之位本與此同而公立兩階閒之鄉不在阼階東南是其與燕禮異者也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則東面北上孔疏循文為辭不能詳明其義金氏謂朝位必左右竝列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廟必序昭穆

則內朝亦必序昭穆可知昭東面穆西面文王世子所
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西面北上省文便讀耳舉昭
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金氏此說非也內朝
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於內朝皆在東方或西
面或北面其同姓則在西方東面北上若朝治朝以官
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即大朝覲
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面北上不昪東面覲禮
所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昪東面者
爲燕朝卿大夫之位在東方有定制是以公族有如此
位故曰朝於內朝則東面北上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

則如此也朝位爲邦國之大典古今之大禮而疏家昧
昧揹褖不清今據鄭注以爲之說待後之知禮者定之
公朝私朝先後
古者君臣日視朝而卿士之朝君與朝私臣之先後禮
家春秋家之言各異據禮家之言指私朝煇如登車有
光則私朝早於公朝故指其臣乃行據春秋家言公父
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則私朝遲於公朝故文
伯之母鼻至主禮家言者以魯語所言康子事爲末失
主春秋家言者以爲昧爽私朝質明登車與辨色始入
之文自相違戾卽解煇如爲夜向晨庭燎有煇之煇而

私邑遠者或數十百里豫向晨私朝亦不逮辨色入公
也究其兩家詰難之故一由於私朝之地不明一由於
混私朝與聽私政二事不分一由於特朝與日朝二禮
莫別玉藻言辨色始入爲卿士日朝之禮此節首特著
將適公所宿齊戒尻外寢沐浴明爲邊邑大夫特朝太
文其入公朝初不遑以辨色卽據管輅之言朝旦爲煇
日中爲光以解此文亦無不可宣二年傳晉靈公使鉏
麑賊宣子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麑
往猶曰尙早則私朝煇如朝廷朝旦明矣亦何容訓煇
爲庭燎以遷就其說然邊邑大夫特朝向先私朝而廷

國卿士之日朝先私後公亦卽此可見襄十三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皆布路而罷既而朝其君是則春秋家亦謂卿士先私朝後公朝也自特朝與日朝之禮莫別而禮春秋兩家之言遂格不相入矣至卿士之聽私政自在公朝退後周襄王出居於鄭鄭伯率其臣省視官具於氾而後聽其私政君子以為禮則卿士之聽私政其必後於人君可知也魯語所記文伯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謂值其聽私政時百哉敬姜以外朝業君之官職內朝庀季氏之政為言其時幾及日中非朝朝也凡人君視朝之後又適路寢聽政大夫於是時又有

九室之朝以詢謀猷坊記引君陳之言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告於此時也僞古文以此爲康王語非諸大夫燕謀猷之告卽退玉藻記退朝之禮曰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視於此地也舊說視大夫在治朝亦非朝退而歸幾及日中而會故詩美大夫之德曰委蛇委蛇退會自公此常禮也戰國策言令尹子文繡帛之衣以朝日晦而歸食非古道也昭二十八季傳閻沒女寬諫女樂之賄魏子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退朝饋入亦卽退會自公之義時有聽政之舉而惟閻沒女寬待於庭者私臣於朝朝後無所陳說各退而治事二臣將諫故久竢於庭以待聽政魯語卿大夫

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考職謂朝九室之朝講政謂晝聽政於私朝朝是則春秋家亦謂卿士之聽私政在退朝之後也自私朝與聽政之事不分即春秋一家之言亦格不相入矣若夫卿士之與知國政者必就宅於國中載師謂之國宅鄭注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其私朝在國宅不在采邑鄭注書實於四門據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以為私朝在國門蓋亦謂其宅在國門爾宋于庭以為定制皆然過拘泥私朝即在國門昧爽朝其私臣一指而入謂之辨色而入初無不逮時之虞若其遠邑大夫日朝私臣不日朝君有政特朝自如玉藻文也自私朝之地不明而禮

家春秋家之言無一處可通矣

田制異同

晉者夏王平洪水於溝洫盡力爲之非一手一足之功殷周亦當承而不改先儒嘗論此矣而孟子言授田有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之異者異在步尺非在井疆也蔡氏獨斷曰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周之尺皆以十寸而云九寸八寸者謂殷十寸當夏之九寸周十寸當夏之八寸也釋注疏之疑此三代異尺之徵也周以六尺爲步見司馬法而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舉周以別

古今則古者謂殷今乃斥言周末之制鄭注今指周末是也或以漢言
此三代異步之徵也周一夫之田闢方尋六百尺以六
尺爲步步百爲畝除之縱橫各百步尋十畝者十而田
首有遂徑在其內尋殷步橫亦六尺縱則王制所謂八
尺以殷尺除之橫五尺四寸縱七尺二寸也一夫之田
以殷步除之縱七十五步橫百步以步百爲畝除之尋
橫十畝縱七畝有五步而五步當田首之遂徑也夏之
步不可攷依殷周之法推之周百畝殷七十畝其橫皆
百步夏五十畝橫亦當百步也周百畝縱百步殷七十
畝縱七十步夏五十畝縱亦當五十步也一夫之田以

夏尺度之横百步每步得四尺八寸縱五十步每步得九尺夏亦以步百為畝闊方縱四百五十尺其積五千步得五十畝又三十尺以當田首遂徑之數也（田首有徑周層）百畝之正數殷夏在七十五十畝外者尺步有零正之異也是則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三代所同也（夏步横四尺八寸殷步横五尺四寸在周尺然六尺）而禮言步有八尺六尺之異者以縱數言也步之横在周尺然六尺歷世不變而縱則隨時而異何以步之縱異而横不異也人伸兩手則八尺謂之仞展兩足則六尺謂之步此定名也井分九區以授九夫亦三代所同也而孟子言一井有五十七十百畝之異者以縱數言也田之横十

畝歷世不變而縱則隨時而異何以田之橫不異而縱異也步以無定尺而分長短畝以有定步而分多少夏殷之尺大於周故步長步長而畝少周之尺小於夏殷故步短步短而畝多此定數也然則周初以六尺為步而王制言今以六尺四寸為步何也曰六尺四寸當作六尺六寸攷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是也篆文四六字相近易致誤攷工記與王制孔疏謂同作於周末秦初之際時井田既隳經界不正民閒多廢溝洫為畎畝其田較周步為大而覶殷步猶小故舉殷法以為例古者謂殷今卽周末之東田是也東田者東方之田

對秦鹵埊之田爲言也秦自商鞅開阡陌大其畝二百四十步而東方之田猶有井田遺意故記者取以爲法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以般步之縱較東田之縱也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又以般步之縱較東田之橫也其不舉般步之橫爲言者步之橫必六尺三代以來未之有改無待計也般田一區七十畝兩區百四十畝今舉其百畝區邊縱數與東田之縱步相較每步約㝵般步之八實爲六尺六寸又與東田之橫步相較其百畝之區邊㝵兩田首其八百八十尺與東田一百四十六畝六十

步之區邊相當（以橫六尺步除之自㝵）今王制三十步之文三當作六以下畫誤連而字誤此文本為下計里太文故其言當今之數止以兩淊區邊相較不計其中積實也而積實自可由此推矣古之言里有云方里而井者有云二十五家為里者有云十伍為里十軌為里者有云七十五家為里者有云二　里八十戶者有云百家為里者王制之文依據孟子其云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與孟子方里而井合則以三百步為一里也般以八尺為步三百步為里百里㝵二十四萬尺以周末六尺六寸之步除之㝵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步四尺二寸則古者

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二寸今王制文
六十下脫三字下衍二分字此明畝用六尺六寸之步
旣異古者而里亦因之異也鄭君未知八尺爲般步之
縱誤反致疑周以十寸爲尺且云以此計之古者百畝
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
里其數大與經悖自後誤旣未尋字又滋譌幸其較較
大數尚未有誤令後人有可攷也孔疏不能校正譌文
而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二十五畝七十一步古者百里
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亦未爲合依注增經
文之數依疏減經文之數俱未當也或者不尋其解輒

云王制漢博士作未諳算裕漢博士果憒憒如是何以為博士而況王制周書荀子引之初非漢博士作

職賦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九職者

任夫力也任夫力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九賦者
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爲正稅故九賦亦謂之九正鄭注
云賦謂口率出泉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玆漢之算錢
爲古計夫任力之賦非田賦也先鄭約載師文以解九
賦云二十稅一各有差尙爲近之大府職曰關市之賦
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
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
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
餘之賦以待賜予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職所謂以
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是也田地之租其所入者多

故其待用者廣也大府職又曰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鄭注云此九職之財此言九職力役之征閭師職所謂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其賦是也力役之征其所入者少祗以充府庫不若九賦之待用廣也賈氏疏鄭以九功為田賦九賦為口錢則是以田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大用無是理也田野之稅有貢助徹之法三代之所異而稅皆什一三代之所同載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言任地稅園廛之法亦在九賦

中故先鄭據此以釋九賦是也以此當田野之通稅亦失其義古者任田任地之法各不同也鄉大夫閭師兩職言力役之征民之就役者以任其力其未就役者以時徵其賦非既役之且賦之也鄉大夫職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或就役或舍役是九職任民之灋國語曰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正謂此也閭師言任農貢九穀以至任虞貢其物各以其所有穀物以充力役之征是九職徵賦之灋司會職曰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正謂此也鄭駁異義謂鄉大夫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

衞其注大宰九賦又引此經以證口率出泉彼此違異胥失之矣若夫民之受田地而不耕毛者出里布屋粟民之不受田地而轉移執事者出夫家之征一以懲惰民一以懲閒民皆示罰也非若九職九賦之為正稅也至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惰民閒民之征為經常之賦是於田租力役外又增一夫家布縷之征矣後世有丁口賦蓋昉於此乃周末造之法非周初之法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灋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故九賦曰九正也九職力役之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

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閑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鄭注以此其吉凶二服及喪器馬氏通攷已駁之）周公之制本如此後毋國用日緐九賦不足則給於九職而民有餓餒者矣并九職而不足且仰給於夫里之賦無論有職事無職事而一征之民其有不離溝壑者乎故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渙痛戰國之弊政未合周官用一之制也漢高帝興盡革戰國暴秦之橫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時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又除民之田租景帝時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此仿周之九賦也漢高帝四年初為算錢文帝時丁男三年而一事

民賦四十景帝時二十始傅傅與賦通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此仿周之九職也此即鄭注所謂口率出泉之算錢賈疏誤以為口錢馬氏通攷遂以為丁口錢辯詳禮攷貢禹以為古民亾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算謂力役之賦此漢武帝於田租力役外又增一口錢之法丁口乃分益沿戰國夫家布之横征也古者田地不闢皆君之所給故至秋而斂其賦年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皆君之所養故至壯而任其力其稅之也有名其取之也有制故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而民各安焉後世之

君不給民田俾老幼失所養則令之任役納賦已失三代征民之意而況既賦之既役之且令出口錢乎自漢武帝後遂視口錢為經常之征矣至唐時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納粟調輸布庸役力後之論治者咸以此為良法攷周禮九職中有貢九穀貢布帛二職農貢九穀則不出布帛嬪貢布帛則不出九穀非一人竝征之也唐之租外有調則竝征之矣是非沿戰國粟米布縷力役三征之弊歟乎自後或併庸調於田租又於田租外增庸調征求愈重去古愈遠古聖王之征諸民者以九職任民夫之力九賦斂田地之稅而

已矣此外無苛求也

受業丁蓮山仝校
子　家鶴

禮說三　　　　　　　　　　　　　　　　　　　儆季雜箸之一

定海黃以周

軍賦

司馬灋言出軍之制有二灋一曰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曰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禮家言乘灋悉宗其說而成出一乘甸出一乘之異鄭康成以治溝洫不出賦通之近儒兼異說一乘三十人一乘七十五人之異實疏以畿內畿外通之後儒多不以爲然戴東原苦其灋之難通其友金輔之爲之釋而金氏之

言終不可依據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賦法非軍制金氏奉以為說誤一成百井九百家云三百家者以三分去一二而當一兩法率之甸六十四井亦當以此兩法通率今止用二而當一率之法與成三百家異衛誤二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為羨卒今以十而賦一為羨卒止七十二人餘六百四十餘人之可任者更名何卒誤三言正卒三而當一家可任者一人言羨卒二而當一可任者二家五人任意分說無可證明誤四以周以為賦與

軍異軍之枉國與出征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此言貢賦之法魯頌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記

貢賦實數大雅詠公劉其軍三單武王祖其制以為乘

法周書武順解曰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尻前曰開

一卒尻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衞曰伯三伯一

長曰倅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
三卿一長曰辟元卒郎詩元戎五伍曰元卒爲車一乘
古者謂車爲兩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故車以二十
五人爲一乘一卒尻寿曰闢闢猶啟郎詩所謂元戎十
乘以先啟行是也敦讀敦旦之敦謂軍後重車四卒成
陳故曰成衞伯四卒佐十二卒右三十六卒正百八卒
卿三百二十四卒爲兵八千一百人古者軍帥皆命卿
三卿三軍也爲乘九百七十二兵二萬四千三百人三
卿一長曰辟辟有親軍此武王國制千乘之啟也其謂
發三軍則軍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牧野之誓曰司

徒司馬司空卽命卿之爲軍帥者一卿一軍是武王伐紂用三軍也偽泰誓作十八師不足據孟子言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三軍三百兩是一軍百乘也虎賁卽士士三千人其徒益用六千人此武王調發三軍之制也牧誓又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武王徵會諸侯之制也司馬灋言乘制雖有變更而實權輿於武王舊制其言曰大寿驅殿乘車大晨倅車屬焉殿卽尻寿一卒之開晨卽尻後一卒之敦敦與晨古音相近軍有次舍用寿開後敦左右閭之法出戰用輕車後敦留在軍後止用寿開左右閭三卒司馬灋言制軍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卽仿此犇左右啟閭之卒也曹公新書云攻
車一乘犇據一隊左右角二隊其七十五人是用其開
閭三單以出戰杜牧孫子注所引古法一乘七十五人
之外又有輜車之炊家固守衣裝廄養樵汲二十五人
曹公新書同是用其戍衛四卒以太營此法本為境內
禦戎而設故名其乘曰長轂甲士少步卒多司馬穰又
云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仿武王征商之
制其法本為遠征異國而設故名其乘曰革車甲士多
步卒少天子地方一畿有賦萬乘國太大軍用正卒七
萬五千人為車千乘其出討不踰不盡起軍之正卒不

足則徵諸諸侯哉詩言天子之軍玆言六師不言六軍天子六師萬有五千人則車五百乘春秋時王出征用六軍非古也王者有萬乘之賦而禦戎於國用十之一出征於外用二十之一先王之用民力可謂舒矣注疏所引司馬灋與今所行穰苴兵法不同其所言乘制悉本周初舊法合下偏兩卒伍參專篇觀之自知而先儒玆無一人窺及

偏兩卒伍專參

司馬灋記出乘之人數禮家宗之其言乘之名目春秋家據以為說杜預注引司馬灋云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服虔注引司馬灋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

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據
兩注所引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之異而伍為百
二十乘又與司右賈疏所引不同賈疏曰司馬灋二十
五乘為偏百二十乘為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伍
重二字是司馬灋原注故百二十五乘乃賈氏校勘語
是唐初之本已有誤矣九乘為偏之小十五乘為偏之
大小偏大偏者於一偏中分之而非正偏偏之定名自
以二十五乘為正兩其偏謂之兩五其偏謂之伍兩五
十乘伍百二十五乘皆由二十五乘之偏㝵名然兩其
二十五乘之偏謂之兩兩其十五乘之大偏亦曰偏之

兩偏之兩非正兩也亦以兩之定名自以五十乘為正
參其小偏謂之參重其小偏謂之專參二十七乘專八
十一乘皆由九乘之小偏爲名服注引司馬灋二十九
乘曰參九乃七字之誤周書武順解曰五伍二十五曰
元卒四卒成衞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
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司馬灋用其成衞之卒以
為一乘以此壘之正二千七百人為二十七乘司馬灋
謂之參亦以正長三右也卿一軍八千一百人為八十
一乘司馬灋謂之專亦以卿主一軍也步卒兼專參之
名所謂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五十人為偏與車乘

之數迥異則車乘之卒亦斷非百人之名可知也自杜服注左傳誤以步卒之名注車乘其說往往齟齬不能通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記車乘之法非言步卒也卒者偏之兩也偏者杜注所謂十五乘爲大偏是也廣三十乘有兩偏之卒故楚子分之以爲左右廣爲左右之總名廣三十乘分爲左右以成兩偏是左右各一偏十五乘也故以其廣言之曰有一卒以其分爲左右言之曰卒偏之兩凡曰卒者兩偏之名而偏有二十五乘又有十乘十五乘大小偏之別故卒亦因之無定名巫臣以一卒適吳而曰兩之

一卒者明其適吳之卒爲正兩之一卒非大小偏之兩之一卒也舍偏兩之一者明其置吳之偏乃正兩之一偏非大小偏之偏也兩五十乘舍於吳者二十五乘傳曰卒偏之兩卒句讀偏之兩明卒數也曰舍偏兩之一者舍偏句讀兩之一明偏數也偏有十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之別兩偏之卒亦有二十乘三十乘五十乘之異故左氏記其事特詳之服注卒偏之兩專據步卒之名釋之於本文既難通杜注以偏爲車乘之名卒兩爲步卒之名彼此牽說義尤尨雜惟晉魏舒毀車崇卒其所設五陳當以車乘之人數編爲步卒古者一乘車士三

人徒卒七十二人輜車二十五人魏舒崇卒云以什供車必克謂習輜重十人以供車餘十五人爲步卒也云毀車以爲行者毀其乘車之士爲步陳其步卒如舊不改也云五乘爲三伍者毀車爲卒其法合五乘之車士十五人爲三伍也云兩於前者以五十乘之兩合其車士爲三十伍分其輜重爲百五十伍是以百八十伍增前軍合步卒爲九百伍也云伍於後者以百二十五乘之伍合其車士爲七十五伍分其輜重爲三百七十五伍是以四百五十伍增後軍合步卒爲二千一百七十八伍也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悉以此法毀之

專有千四百五十八人參有四百八十六人偏有五百
十人専兩後人陳之正也故曰於左右角參專専拒偏
陳之變也故曰為左右角専拒皆别陳専而左角専拒
二陳每五之二右角一陳每五之三疏密不勻此誘敌
也故曰翟人笑之杜注甚謬服注引司馬灋釋傳於義
為通惜其語焉不詳未能推闡事實孔疏從而非之反
謂此臨時處置之名非有舊制如同夢囈有駭人聞近
若江愼修沈冠雲諸儒亦多牽彊武斷而未會其通古
義之湮霾久矣
侯鵠正質

周官司裘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其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其侯用虎熊豹麋之皮又方制之以爲鵠是謂皮侯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曰設鵠梓人曰棲鵠然不言正者大射之侯有鵠無正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其侯亦用虎熊豹麋豻之皮而中畫五采以爲正是謂采侯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射人曰五正梓人曰五采然不言鵠者賓射之侯有畫采之正而不棲鵠也鄉射記

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燕射之侯也天子諸侯用皮侯大夫士用布侯取熊麋虎豹鹿豕之屬是謂獸侯梓人所謂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是也其曰白質赤質丹質而不言正鵠者質與正鵠異名同類也大射有鵠賓射有正燕射有質鵠尻侯三分之一梓人所謂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尻一焉是也正與質之制無明文蓋亦同參攷鄭注孔賈二疏斷以己見不敢妄為異同要惟審求厥是而已若先鄭說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是鵠正質同在一侯也

詩賓筵正義引馬融禮注及王肅引小爾雅與先鄭同
此苁意度言之瓶明文可據後鄭不從其說謂矦中之
大小取數於矦道引鄉射記弓二寸以爲矦中及梓人
參分其廣而鵠尻一之文以明大矦之道九十弓其矦
身丈八尺鵠方六尺糝矦之道七十弓其矦身丈四尺
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豻矦之道五十弓其矦身一丈
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十尺曰矦四尺曰鵠之說可
以知其非矣賈景伯注周禮則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
尻其內而方二寸據此則正大於鵠又異先鄭鵠大於
正之說後鄭於射人注已破之矣後鄭據司裘言鵠射

人言正而謂大射有鵠燕正賓射有正燕鵠鵠乃用麋其大如正此說之確不可易者也近儒往往援賈爲先鄭譏說爲後鄭所不敢者反珍寶之甚好新異非求是矣或曰子之說堅守後鄭而於射人三侯二侯一侯謂用虎熊豹麋之皮侯鄉射記熊侯麋侯謂亦用皮侯白質赤質丹質謂與正鵠同類又異後鄭說何也曰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據後鄭說以六耦射三侯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以貍步張三侯則爲虎熊豹之侯上下同文異解不如先鄭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之說爲安且王三

侯五正謂虎熊豹之侯皆五采目經云王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未免舛錯鄉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之為皮也可知質謂質的天子熊侯用白的諸侯麋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的也可知凡畫者丹質為大夫士畫侯言其制也人有大夫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據後鄭說熊麋亦是畫侯質是采地畫熊白質畫麋赤質與下文凡畫丹質語相關礙而因以凡畫丹質為畫賓射燕射之侯畫熊白質畫麋赤

質爲畫正亦失經意記又曰禮射不主皮後鄭注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是矣記言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賓射燕射之爲皮侯也可知後鄭謂賓射燕射用畫侯不用皮是未審也若必堅守後鄭說而一從之亦非求是矣或曰陳氏詩疏謂毛傳二尺曰正與先鄭合然則毛傳亦不足信與金氏禮箋又謂大射鵠外曰正鄉射同燕射鵠外曰質賓射同語亦直截不可偏一說與曰毛傳於正鵠之用不詳惟齊風不失正兮傳曰二尺曰正此就五正內之朱色言之爾後鄭梓人注曰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與

此相同而賈注鵠方二尺先鄭二尺日正實因誤讀毛傳轉滋謬說陳氏疏毛義引後鄭梓人注足矣而反用先鄭說以申之非也金氏謂鵠外曰質茲無明文鵠外曰正於經亦無徵惟賈注正五重鵠亢其內僅與之合百梓人張皮侯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三制迥別而金氏謂皮侯卽五采之侯其別言之者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不知五采之侯雖亦用皮而正不用皮故大射賓射渾言之俱可謂皮侯而析言則別記文張皮侯之後又云張五采之侯析言之也張皮侯之下又云棲鵠恐其與采侯混又別言之也五采

卽五正既云張五采之侯其設正可知初非蒙上文省言棲鵠也皮侯采侯對文迥別金氏乃欲混言之亦非也其解射人職文亦不可信朝儀之位司士正之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諸侯在朝北面之位茲是射位鄭注本確陳氏書意在疏毛而好黜鄭金氏書意在箋鄭而又多違鄭夫鄭說何必不異也於其不可異者而必異之異而失是不如從鄭

五兵

五兵之名諸書紛紜總覈其說之變更亦自有故不溯其源無以定後說之非也不別其流無以知古說之是也攷五兵與五刑同起於蚩尤廣韵十二庚引世本云

蚩尤以金作兵器路史後紀注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呂氏春秋文同攷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與蚩尤五兵之名合先鄭注周官亦據此以解司兵之五兵則五兵為戈殳戟酋矛夷矛自上古至周初無異名也第蚩尤之殳為短刃而周初之殳為長木此固有其異者何以言之殳字从又从几几者短羽鳥則殳為短兵可知蚩尤作五兵皆以金則殳為兵之有刃可知殳者殊也古人以斬首為殊亦謂以殳殺之也殺字从殳義亦取此斬首之兵宜用短刃以字徵物殳

爲有刃短兵其義古矣至周以五兵建於車車兵利用長而殳獨短乃以積竹爲之而去其金而五兵之名仍襲蚩尤之舊故經傳相承猶以殳字爲之或亦作杸从木从殳會意木以名其器殳以明所代也詩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即杸之俗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祋即杸之譌說文以軍中士所持短兵爲杸以車中士所持長木爲殳其誤本於揚雄方言蓋泥於廬人之殳無刃而不知廬人之殳實杸之俗非本義也自殳杸二字混用而杸之本義轉爲殳字所奪於是殳之本義亦失而五兵遂並爲長兵而無短兵或者疑之以爲兵宜長短相濟

由是紛紛以戉以劍以鐵易其殳矣俗儒不察遂謂殳爲木杖無刃不足當五兵之一矣又攷御覽引宋衷世本注云蚩尤神農臣五兵之作在黃帝之前易繫辭傳言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起於黃帝堯舜之世剡木加金尤在其後此弓矢所以不與五兵之數也司兵云軍事建車之五兵義不得兼弓矢若兼弓矢言之則謂之六建廬人上記戈殳戟酋矛夷矛之五兵下云六建既備卽合弓矢爲文非言人也鄭注六備五兵與人未是其步卒不用夷矛於五兵用其四合弓矢言於六建用其五司馬灋因之遂以弓矢殳矛戈戟爲五兵此乃名之後起者後人

習聞其說反疑廬人所記非五兵以先鄭注爲失察是又以後起之名紊其古初之實也若夫大喪之五兵備物而不可用與琴瑟竽笙同救日之五兵曾子問云各設其方色與其兵穀梁傳云天子救日陳五兵亦備物而不以用者鄭注曾子問云兵未聞不以軍中之五兵釋之明其有異也軍中之五兵取其適於用無取於方色而後人每據方色之五兵以釋軍器將明器之五兵亦可以當軍器乎且以五兵配方色說亦人人殊即以同者論一矛也淮南子大元列於春周書列於季夏徐遐庶信匡謬正俗列於東隊義又列於南方一弓也周

書別於春太元徐邈糜信則於中央隱義又以弩屬鹵方臣謬正俗又以弩屬南方一戈也淮南子屬秋太元屬夏臣謬正俗屬之鹵方一劍也周書屬秋淮南子屬季夏臣謬正俗屬中央各以意配本無定說而或以五盾五鼓混入五兵其謬更不待辨然則五兵之不明一由於殳杸之不分而其物斯混一由於弓矢之誤合而其名斯歧一由於方色之各以肊配而名物因之更淆溯其源別其流而古制乃明是在實事求是者

旝

春秋傳旝動而鼓賈逵說旝為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

玆云飛石重二十斤本作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三本作二杜預云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陸德明云旝古外反又古活反本亦作檜葉鈔本釋文以說文校之旝檜字互易本亦二字作說文誤也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孔穎達云旝之為旃文無所出旝字从㫃旝旗之類故知旝之為旃也案釋文古外反從杜讀也又古活反本亦作檜從賈讀也鄭司農注弁師䯤五采以䯤字罕見引士喪禮檜用組以為讀同書之異賈注左傳亦以旝字罕見以為檜之異文其義同機栝之栝故讀古活反而訓為以機發石

凡古字从會昏者皆同意書之栝柏字經傳作檜士喪禮之檜組字古文作栝鬠笄字古文作括皆其證 許

氏說文以檜為栝柏字而旝從其師賈說云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䭬敵从㫃會聲下引春秋傳及詩文以證而其字次旞之後旌旃之前旞為旗而旃為旗之曲柄所以旃（段云當為展旃展雙聲）表士衆旝厠其閒以見為旗之大木所以栝發䭬石者也旝建大木連篆讀之其義自明（說文多此例）其引春秋傳者存師說也并引三家詩其旝如林者明師說之所自也蓋三家詩必有說所建發石之木其多如林者矣後之治說文者祇知从㫃字之為旗不知旃之名取曲柄之可展示旝之名取大木之可發機遂紛紛疑說文改說文皆不足據孔疏云說文

旝載㫃部而以發石解之不類鄭傳云臣鍇按諸書旝旌旗也唯許慎不言是始疑許氏者也韵會引說文遂據小徐之說補旌旗也三字段氏據之以改說文非矣如許書果有此三字孔疏旣引說文其申杜注正可引用旌旗之語何謂文無所出而徒以旝字从㫃引申之乎如段氏本恐賈意失許意亦失矣且依賈注旝檜爲書之異而許書發石之字固作旝不作檜也大唐類要武功部載魏武帝令引春秋傳檜動而鼓說文曰檜發石車也此卽釋文所謂亦作檜之本也太平御覽兵部亦引此令檜字作旝而注曰一云从木會聲今本木此誤次

卽據類要文以校之也嚴氏王氏又據此以為說文篆下有發石車也四字殊不知魏武令之佗檜從買讀也其所引說卽買說也說文佗檜不佗檜其引說文曰檜文字衍也古人引注語多云說曰魏志太祖乃為發石車表注引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檜動而鼓說曰發石也於是為發石車說下兼文字發石下兼車字此可訂類要御覽之譌并可決嚴王說之非矣然則詩春秋傳之解當何從乎曰毛詩佗會其義自正三家詩說別倘一解可也春秋傳之旝杜注訓旃本屬兼稽孔疏已獻其疑段氏確信杜說亦且附之馬融頌旃旝掺其如林

本騶孤證且玩頌意亦謂曲柄之旃大木之旝森列旁
耳曲柄之旃可展大木之旝其可扈乎此杜注之蔽也
凡軍行先旗鼓常法也鄭莊為魚麗陳先偏後伍以奇
制勝旝動而鼓者先以飛石遠磓敵人於三百步之外
以驚懼之而後鼓噪以進敵自潰敝矣至石礮槍雷之
法自古已有近人攷其制者甚眾不贅

執牛耳

古會盟禮有執牛耳之法杜氏釋例以為殺牲載書大
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哀十季蒙之役注又以為據時
執者無常無常之說劉光伯規之眾皆知其非小國尸

盟執牛耳衆皆宗杜注無異言以周攷之周官經及春秋傳而知其說有不盡然者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鄭注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鄭注云古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鄭注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元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讀辟為闢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句助為之耳者盛以珠盤此天子會盟諸侯之禮也先鄭引左氏傳

以為證者明春秋時所謂執牛耳者即此戎右之贊牛耳後鄭以贊與執自兩義故又分別言之云尸盟者執之以明戎右之贊為助王職內諸贊字皆贊王其不斥言王而云尸盟者用左傳文意欲通乎方伯之尸盟且以見天子盟諸侯贊王執牛耳者為戎右戎右者王朝之中大夫則方伯盟諸侯亦必方伯之大臣贊方伯執之也方伯者春秋時謂之盟主贊盟主者春秋時謂之尸盟尸主也因以贊牛耳謂之執牛耳此當時偁謂之變於古者然尸盟執牛耳為盟主之事無與小國玉府疏云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執牛耳此說是也襄廿七傳會

於宋晉楚爭先杜注爭先歃是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

其尸盟且諸侯盟小國句固必有尸盟者杜注小國屬下讀云小盟主辨具非

兩尸盟一意時楚人爭先歃不爭實牛耳叔向以

為諸侯歸晉在德不在尸盟況今盟小國而牛耳固晉

大夫尸之是主盟者晉而楚為小國矣故又曰楚為晉

細不亦可乎春秋書盟先晉後楚亦職是故此盟主尸

盟之義證也定八年衛人請執牛耳請尸盟也尸盟者

必大國與大夫盟小國之君辱尸盟故使人以執牛耳

請於晉非謂請晉人執牛耳也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

盟於蒙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

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
也武伯以尸盟執牛耳者爲諸侯事季羔莒以鄖衍發
陽二役明其時執牛耳者皆其臣爲之故武伯曰然則
彘也上言諸侯下言彘語意相貫杜注不體傳文遂謂
時執者無常非季羔意後人規杜申杜紛紛聚訟亦非
左氏意然則發陽之役吳爲大何以衛石魋執蒙之役
齊爲大何以魯孟彘執曰發陽之役以吳宋二國爲大
傳云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
盟是則發陽之盟不及吳宋雖大與盟者又其臣而魯
與衛無分大小故衛辱尸盟而石魋執若魯爲齊小久

矣蒙之役當亦齊之臣執牛耳傳敘武伯言極狀其自大之昧禮然則僞也亦妄想之辭耳豈事實哉知此意以讀傳傳之文趣橫溢楮外矣泥著句下意味索然豈直有違於典覈

疏家謂尊者涖牛耳卑者執牛耳此蓋春秋家賈服之舊說以解盟蒙之傳者也但尊卑以君臣言疏家援其說以申杜遂謂大國涖之小國執之斯大謬矣

封建滋

馬貴與文獻通考論古者封建有公天下之心上下均一小大相維其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忌疏畏

遍相猜之形不可以一朝尻其論暢矣然天下之形勢以及先王制度之精密馬氏猶未及詳審也管子曰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呂氏之言證管子之文齊之爲言中也中諸侯之國大負海之國小古制章章可攷矣然此據四海大勢言之而中國九州實近小而遠大初不如管呂之說古者畫天下爲九州謂之中夏九州之外爲四海謂之蠻夷爾雅釋地分別言之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亦別四海於十二州則州海之有分自古爲昭矣夏書曰五百里侯

服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又舊內小而外大則內外之攸分亦自古為昭矣春秋時冀兖青徐諸州小國各數十而齊魯大國獨濱海隅斯豈武王成王有疏遠意哉蓋封之近畿小其國不足以酬勳大其國又嫌於逼制惟邊壁之地為中外之衝宜擴其疆宇而內以綏中夏外以控羣夷亦非太公周公不足以當此斯武王成王之所以為長治久安計者至深且遠也夫近畿之國小而亂賊不敢作遠畿之國大而戎狄不敢逼夏五服要荒為蠻夷地而侯服三百里綏服五百里皆畫為侯周九服要以外為蠻夷地而列於宋衛陳者亦宋衛諸

大國雖封域之數代有不同而防蠻夷之猾夏必遠封大國以為屏蔽此百王所同也在昔封國之大小或主周官或主孟子兩家聚訟歷今數千年迄無定說善通其義者莫如鄭注周公斥大之言最為近正然周公亦非概天下斥大之也九州之內近王畿者皆小國槪見經傳其在九州之外雖大日子見諸禮記此皆未嘗加封者也則周公之所斥大者亦惟要服內諸侯而已矣商周之際四夷寖强載在史冊周公於夏夷之界增大侯封以為中外之扼亦其勢有不能不然非漫為變制也其在東夷北狄鹵戎南蠻一一如舊封故管子有負海

國小之說其在九州之內服近王畿者亦一如舊封哉孟子有侯方百里之言而近要服諸國之封域有所增謚自定據周官之文為定大凡以四海言彌遠彌小則中夏安以九州言彌遠彌大則外夷懦讀管呂書未可偏執爰作是論以補馬氏通考之未備

選舉法

古之學問政治亦多術矣一言以蔽之曰德行道藝上以此為教下以此為學鄉大夫之考察學士以此為進退天子之考察官吏亦以此為殿最先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其斯而已矣秦氏作五禮通考以為古之取

士有二法一則由鄉而升司徒由司徒而升大學學成而後用之王制所謂造士是也一則三年大比興其賢能直達於王不復令入國學周禮所謂賓興是也秦氏此說本諸孔疏而實無合於古制如其所言鄉人未入學者一舉任官其入學者鄉大夫論之司徒又論之而後升學大樂正論之司馬又論之而後㝵祿一易如彼一難如此其勢不驅學中之士而盡為鄉人不止也如謂鄉大夫賓興之士所授者為府史胥徒之屬學士所授為士大夫然其職曰登諸天府內史貳之內史所策命者孤卿大夫也出使長之入使治之士大夫之任也

且鄉大夫所攷德行道藝即司徒所教之鄉三物其職曰受教灋於司徒則所論秀士必名升於司徒可知也又曰退而頒之於其鄉吏鄉吏者州長黨正之屬也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州之學也又曰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是亦攷之於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書之於學也周之鄉舉舉於學里選選於學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無不知學之人漢之選舉不由學郡國所舉孝廉茂才異行甚至不識字之人故左雄有辟舉試文之議德行而無學雖足以持己而終無以治人道藝而無學雖足以濟人而先無以治己先王之所以造士而

導民者不外德行道藝而必書之於學校考之於學校選之於學校職是故也然其中亦有璺等焉大比之法以德行道藝分賢能鄭注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九兩之法以德行道藝分師儒鄭注師有德行儒有六藝而教學士之官長亦以德行為師氏道藝為保氏師氏教三德三行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是周官之選舉崇德行也文王世子篇又以道為賢崇比德行惟藝為才獨輕其言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德進以德事舉以行言揚以道此所謂取賢之法也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

與士齒而先王不忍遽棄之亦必皆誓以德事言三者誓之言示也示以三而有其一舁進其等以與士齒此所謂斂才之法也夫才者藝也斂才無他術亦惟斂之於德行與道而已矣周官之敎六藝必曰養之以道此斂才之說也鄭注文王世子皆失本意說詳學校通故若夫既誓之後又語之曰終於德事言三者一無所有斯亦域於曲藝而已矣何足爲才此又才與曲藝之別也如目曲藝爲才且以爲通時務有實用直欲駕諸學士之上吾恐其德行道之日微也德行道既微雖其藝極天人之巧而世風不可問矣

市次

許行言市賈不二國中無偽本周禮也孟子闢之闢其欲一賈而不能辨物辨物之義與竝耕悖故其說太窮若能校錄所成以定其賈則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邇亦何至相率而為偽讀周官司市文自知之司市云市之羣吏平肆謂辨其物類各陳諸肆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是也展成奠賈謂展視所成之物以定其價所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是也展如展幣之展謂校錄之見聘禮注奠定也見本注上旌於思次旌讀如旌善人之旌謂表其所奠之賈而楬櫫司次之上所以防誑豫也思當為司音近義

通釋名云司恩也毛詩傳云司主也干寶周官注云司
者總其領也總主市次者市師故上旌於思次以令市
市師涖焉說文云介畫也从人从八八之言分分主市
次者胥師賈師故胥師賈師涖於介次司次謂之次介
次亦謂之敍司次介次各有分地所謂以次敍分地而
經市是也鄭釋次敍為肆行列義與陳肆句混當以內
宰設次置敍之注為正又云上旌者以為眾望也見旌
則知當市夫市有定所日三市有定候何待見旌而後
知其說亦曲也先鄭訓思為辭亦以旌為旗旌其意介
次之介對上旌為文介副也市師所涖之次用上旌胥

師賈師之次用副旌漢法市有候樓樓有旗亭都賦所謂廓開九市通闤於闠旗亭五重俯視百隧是也然候樓旗亭皆屬漢制於古未聞如因令市之文謂旌必是旗周官言令者多矣豈一以旌旗乎哉夫旌之訓表本屬通詁賈之有表亦屬通義顧欲表市賈必先辨物職幣云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職金云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自古未有不辨其物而可齊賈者故表次先奠賈奠賈先展成既展成矣又奠其賈民乃不偽既奠賈矣又表於次民乃不欺欺偽既袪治乃近古後漢第五倫以京兆椽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

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辱此意乎雖然物之情偽士人何知荀子曰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周官以期屬市師賈師蓋謂非其人不能辨物亦不能治市要藉之用紙視乎善御者

練染法

小戴月令篇曰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法故者法之古者也古染法有一染縓再染赬三染纁五入緅七入緇之敍差貸者紊其法故之敍者也質良者染之

猶㳒故質實而良善者也能偽者質良之反[illegible]染之趣文而成或以草木之色代石染也凡染絲帛必先以練練絲帛之㳒詳於㡛氏一曰以欄灰渥之二曰以蜃粉塗之三日清其灰瀝其秘而以水沃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而練成練成春月為之故染人曰凡染春暴練自練㳒失於是有秋陽以暴之說秋陽拔周正言謂夏日也夏日練布易白而失其序故月令仲夏之月有毋暴布之禁曾子曰皜皜乎不可尚也已譏其白以暴成不足貴也舊解非染絲帛之㳒爾雅有一染再染三染之文鍾氏有三入五入七入之文然祇詳其名色

之別不著其用物之異染朱之法故久失其傳嘗攷之
鄭君禮注論語注及毛傳說文而尋其大略焉凡絲帛
一入用草染再入用木染三入用石染絲帛至三入爲
色之小成由是而再以草染木染石染叓入之至七入
爲色之大成縓者帛之一染用草與韎之一入同爾雅
曰一染謂之縓毛傳亦曰一入曰韎知其爲一染一入
者以其用茅蒐也紅亦帛之一入者鄭注論語曰紅草
染是一入用草染之證也赬者帛之再染用木毛詩作
赬說文作經云赤色也或从貞作赬或从木作洓經棠
棗之汁是二入用木染之證也纁者帛之三染用石鍾

氏染羽三入曰纁以朱湛丹秫朱石也俗作硃鄭注染人引以證染帛且云纁石染是三入用石染之證也染䞓者二入皆用木染纁者三入皆用石此所謂物之質艮者也染䞓者或一入草再入木染纁者或一入草再入木三入石亦不失為質艮鍾氏詳湛朱之法不云一入再入卽云三入曰纁明纁三入以㵒皆用石染也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明纁三入以㵒可以草木涚染也若二入皆草染而謂之䞓三入皆草木染而謂之纁此所謂物之訛僞者也纁三入為色之小成由是叀入赤汁為大赤之朱鄭注士冠禮曰

三染謂之纁朱其四入與其名曰朱其染用石可知也染韋有赤韍朱韍其亦用石可知也若以三入纁更入黑汁如荓浛一染亦用草曰紫故鄭注論語曰紫草染明其為纁之一入也二染用木曰紺緅幷纁計之為五入故鍾氏曰五入曰緅紺與緅色相似韋之為韎弁者如帛之緅鄭注士冠禮及鍾氏屢言之說文緅作纔云帛雀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紺緅色不相遠賈疏段氏說文注皆誤故鄭注論語曰紺緅木染明其為纁之再入也三入用石曰元幷纁計之為六入故鄭注鍾氏曰元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六入為色之大成而其染亦用石與

纁同鄭注染人曰元纁石染注論語曰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等者齊也見說文染至元纁其草木石諸色俱齊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元必以纁爲質其數六入若有越次而入不以纁爲質者此所謂物之詭僞者也七入曰緇仍用石與染朱同而緇爲北方正色七入朱爲南方正色獨四入何與曰周人染元以纁爲質幷纁計之爲七入周人染朱以黃爲質幷黃計之亦七入也何以知之韎爲韠之一入而鄭注士冠禮曰韎韐緼韍也注玉藻緼韍曰緼赤黃之閒色縓爲帛之一入而說文曰縓帛赤黃色縓緼皆一入赤汁而有黃色者其以

黃為質可知也黃之三入為纁其色仍赤而微黃與纁之三入為元其色仍黑而有赤相等故纁與元相對亦謂之赤乾鑿度曰天子朱芾諸侯赤芾鄭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黃朱卽赤也赤色又兼黃則周人染朱以黃為質愈可知也又元纁宜夏月故染人曰夏纁元朱赤染夏染人文略耳鄭注曰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則凡石染者可例諸此矣秋染夏鄭注以為染五色春練夏秋染至冬乃獻功古人之重服色如此鄭注序官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又注下掌染草曰染草茅蒐橐盧豕首紫茢之屬說文曰

藍染青草也郭注爾雅曰𦾡鼠尾可以染皁藤虎杖可以染赤茹蘆茅蒐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欂身階可以染皁藐茈草可以染紫此草染之說也先鄭注大司徒其植物宜皁物曰皁物柞栗之屬說文曰栩其實皁梂黃木可染者䃥棠棗之汁此木染之說也說文曰丹巴越之赤石也鄭注染人以鍾氏朱湛丹秫為染纁術又曰染元則史傳闕矣攷山海經曰女牀山其陰多涅石郭注曰礬石也楚人名涅石秦人名羽涅集韻曰一名羽澤有青白黃黑絳又種本草同此石染之說也凡物染草最多其色亦最輕染石最少其色亦最珍色之㝵青

赤黃白黑之正者皆石染也其閒色以草木染曰綠紅碧紫騮黃者皆與五行相克者也然鄭注玉藻以緇纁爲赤黃之閒色則與五行相生者亦閒色矣竊以爲緇爲草染之一入信閒色也若纁巳三入爲色之小成不得以爲閒色凡禮服衣裳皆用正色玉藻衣正色裳閒色以褻凥之服言詩刺妾上僭夫人失位曰綠衣黃裳謂黃空爲衣綠空爲裳此衣正裳閒之說也鄭注以冕服之纁裳爲閒色不無少誤若謂閒色於正服無所施此乃王肅之陋說（見論語注）藻之以綠韍之以緼經有明文矣或謂紺緅亦以閒色而不用此又近人之誤說爵弁

之以緅鄭注亦明言之陳恭甫劉楚楨又謂紺緅非閒色是仍囿於閒色不用之見而彊爲之辭也夫閒色之有輕重在於一入再入之分紅爲𥿄之一入而不能復爲白其色白多而赤少又不能自成其爲赤紫爲纁之一入而不能復爲朱其色赤多而黑少又不能自成其爲黑緅與緼亦然此等閒色止可施諸小物而不可以爲衣故緅用諸藻緼用諸韍紅紫不以爲褻服也若紺緅爲黑汁之再入者雖曰閒色而固自成其色矣凡飾盛於衣曰紅紫不以爲褻服其不以爲飾也可知矣曰不以紺緅飾其可以爲衣也亦可知矣凡冠盛於衣齋

弁且用緅則衣用紺緅亦未見其不可也知紺緅可為衣而祭服必以纁元三入之色為裳衣乃愈見其可貴焉王者受命而興考文章與古權量同嚴易服色與改正朔同重染湅其尚矣哉

羔裘

古大裘以象天純樸無緣其他禮服之裘皆縫絲組為英飾凡縫之大小有五謂之五緎毛詩羔羊傳已明著之後之解詩者多背毛古訓其申毛者亦多遺戾而失其指以致古人縫裘之制不明於後世古組紃皆以五采絲為之襍記薄闊為組圜似繩者為紃疏內則紃施縫中

禮記注組以維持其所縫者也干旄箋大夫英裘當以三采故鄭羔裘之詩謂之三英今羔裘兼用羊而組以纍絲故序謂之節儉其縫組之法貴正直不尚奇衺故鄭羔裘之詩謂之洵直洵均也見傳此序亦曰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謂德如羔裘也釋訓云緎羔裘之縫也羔裘色黑故說文緎字從黑作黬裘黑色而以纍絲飾之其界域明㬎故傳曰纍絲以英裘謂之英者明所飾在衺不在裏也縫讀如縫齊倍要之縫謂緣飾其邊殺處故傳釋縫曰縫殺縫殺者猶衣之言緣邊也羔裘之縫殺凡五一曰領二曰袪三曰袂四曰齊五曰邊領袪邊之

縫如矩方袂縫如規圓如繩直齊縫如衡平故傳釋絫絲以英裘曰不失其制何以言之古緣深衣之袪曰純袂緣純邊鄭注云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邊衣裳之側凡衣之用緣者皆在殺處則裘之五緎亦縫裘之殺處可知也深衣之緣袷廣二寸純袂緆邊皆廣寸半有二袪裘之粗用絫絲亦有大小之別故傳於卒章總釋其義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尊其制縫殺之小者卽所謂紽是也其大者卽所謂總是也凡布八十縷曰總經注史傳有明文紽之數無可攷王伯申以為五絲徐樗亭以為四十縷雖皆無實據要之紽為數之小

總爲數之大可知也毛公於紽緎不明言若干縷但曰
數也又於紽數自申其義曰不失其制於總數先明其
義曰尋其制是毛公舉絲縷之數以通數制之數明紊
絲五緎中或施小數紽或施大數總皆不失其制云爾
紽總既有小大之别故各著其數而紽總之數不關五
故紽太五而但言紽數總數此又傳之用字之緻也紽
總之所施傳未明言今以裧衣袷廣二寸袂裼邊寸半
例之總其施諸袷袵紽其施諸袂裼邊者與然則裘之
長如裧衣乎曰不然裧衣連衣裳兼裘如緇衣長不及
膝論語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不長可知也裧衣續袵

要縫非裘所有而羔裘如緇衣有帶下尺長當二尺有二寸傳以此為大夫褻尻之服豈謂其褎裘之長者與

受業曹元忠
子家駿仝校